

天忠二二

百十齋

御製改譯遼金元三史序

改譯遼金元三史成司事者以
序請史無序例也齊梁陳書及
後五代乃有序蓋出於宋臣修
史者剏為之飾例也亦足以觀
其政之不綱而事之紛紊也若

今三史之請序將比於孰乎曰
彼之序皆序其事而此之序乃
序其言則不可以齊梁等比之
矣序其言亦非為之修辭飾說
乃改譯漢文譯其國語之訛誤
者至於其國制度之理亂君臣

之得失未嘗一字易蓋史者信也所以傳萬世垂法戒彼其時之史或已不能保其必信數百年之後無庸為之修飾且改譯者不過正其訛誤之語而其舊史之布天下者自在也讀史者

執舊簡而證以新書則可知語
之異而事之同則此序之不可
不作乃所以明吾志也夫春秋
一字之褒貶示聖人大公至正
之心若遼金元三國之譯漢文
則出於秦越人視肥瘠者之手

性情各別語言不通而又有謬
寓嗤斥之意存焉此豈春秋一
字褒貶之為哉向於改譯三史
之旨及同文韻統熱河志諸序
已屢言之茲不復綴夫遼金雖
稱帝究屬偏安元雖一統而主

中華者纔八十年其時漢人之
為臣僕者心意終未決洽我國
家承

天庥命建極垂統至於今百四
十年矣漢人之為臣僕者自其
高曾逮將五世性情無所不通

語言無所不曉且今之纂修諸
臣即有善通清書兼習諸國字
之人則茲三史必當及此時而
改譯其訛誤者是則吾於遼金
元三代實厚有造而慰焉雖然
是造非吾造乃

天造我國家重熙累洽而後得
此則所以祈
天永命日慎一日之忱惟益兢
兢懼乃勝於慰焉云耳

乾隆四十六年冬月

臣董誥奉

勅敬書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元史二百十卷

明宋濂等奉敕撰洪武二年得元十三朝實錄命修元史以濂及王禕為總裁二月開局天甯寺八月書成而順帝一朝史猶未備乃命儒士歐陽佑等往北平採其遺事明年二月詔重開史局閱六月書成為紀四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列傳九十七卷書始頒行紛紛然已多竊議迨後來遞相攷證訛漏彌彰顧炎武日知錄摘其趙孟頫諸傳備書上世贈官仍誌銘之文不知芟削河渠志

言耿參政祭祀志言田司徒引案牘之語失於翦
裁未彝尊曝書亭集又謂其急於成書故前後複
出因舉其一人兩傳者條其篇目為倉猝失檢之
病然元史之舛駁不在於歲事之速而在於始事
之驟以後世論之元人載籍之存者說部文集尚
不下一二百種以訂史傳時見抵牾不能不咎攷
訂之未密其在當日則重開史局距元亡二三年
耳後世所謂古書皆當日時人之書也其時有未
著者有著而未成者有成而未出者勢不能裒合
衆說參定異同攷徐一夔始豐稟有重開史局時

與王禕書云近代論史者莫過於日歷日歷者史之根柢也至起居注之設亦專以甲子起例蓋紀事之法無踰此也元則不然不置日歷不置起居注獨中書置時政科遣一文學掾掌之以事付史館及易一朝則國史院據所付修實錄而已其於史事固甚疎略幸而天歷間虞集倣六典法纂經世大典一代典章文物粗備是以前局之史既有十三朝實錄又有經世大典可以參稽廔而成書若順帝二十六年之事既無實錄可據又無參稽之書惟憑採訪以足成之竊恐事未必覈言未必

馴首尾未必貫穿也云云則是書之疎漏未經屬
草以前一變已預知之非盡濂等之過矣惟是事
蹟雖難以遽詳其體例則不難自定其譌脫則不
難自校也今觀是書三公宰相分為兩表禮樂合
為一志又分祭祀輿服為兩志列傳則先及釋老
次以方技皆不合前史遺規而刪除藝文一志收
入列傳之中遂使無傳之人所著皆不可攷尤為
乖迂又帝紀則定宗以後憲宗以前闕載者三年
未必實錄之中竟無一事其為漏落顯然至於姚
燧傳中述其論文之語殆不可曉證以元文類則

引其送暢純甫序而互易其問答之辭殊為顛倒
此不得委諸無書可檢矣是則濂等之過無以解
於後人之議者耳解縉集有與吏部侍郎董倫書
稱元史舛誤承命改修云云其事在太祖末年豈
非太祖亦覺其未善故有是命歟若夫歷志載許
衡郭守敬之歷經李謙之歷議而并及庚午元歷
之未嘗頒用者以證其異同地理志附載潘昂霄
河源攷而取朱思本所譯梵字圖書分註於下河
渠志則北水兼及於盧溝河御河南水兼及於鹽
官海塘龍山河道並詳其繕濬之宜未嘗不可為

攷古之證讀者參以諸書而節取其所長可也

翰林院檢討臣孫廷翰恭錄

元史目錄上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 濂等修

本紀四十七卷

志五十三卷

表六卷

列傳九十七卷 共二百十卷

本紀

元史卷一

本紀第一

太祖